

T 1307/822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5 1962

書

3

11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in black ink on the right page.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書二

與鄒謙之 辛巳

二 乙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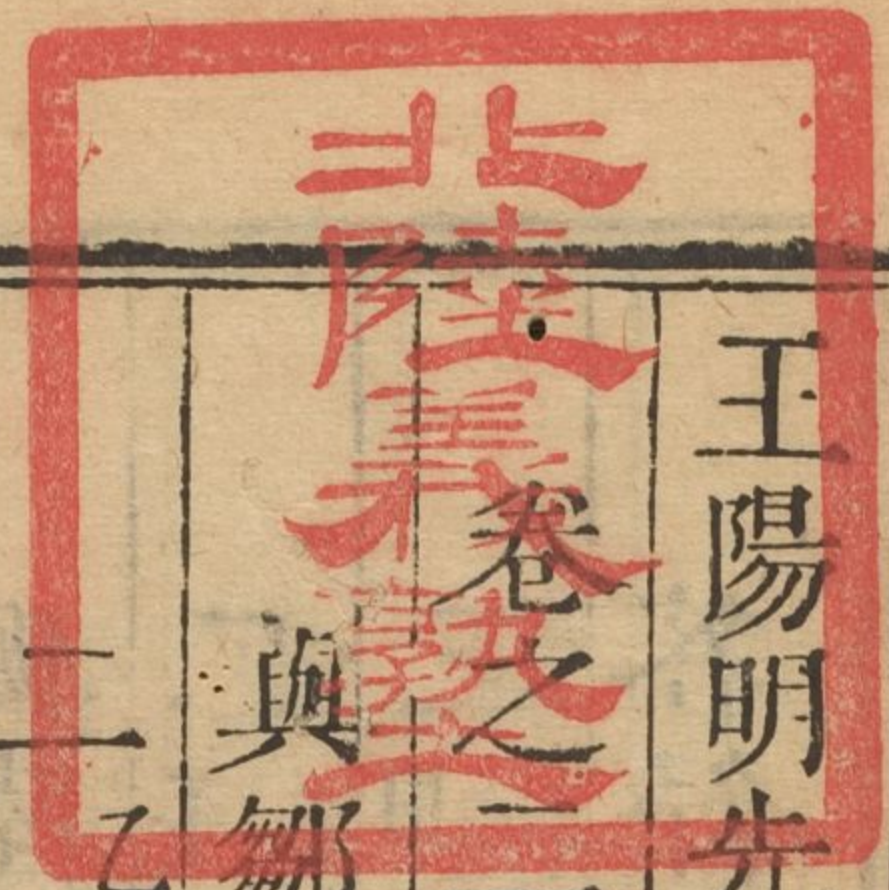
與夏敦夫 辛巳

與朱守忠 辛巳

與席元山 辛巳

答倫彥式 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陸義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答方叔賢 辛巳

二 癸未

與楊仕鳴 辛巳

二 癸未

三 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 壬午

三 甲申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答路賓陽 癸未

與黃宗賢 癸未

寄薛尚謙 癸未

答周道通 甲申

與黃勉之 甲申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答顧東橋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書二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  
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  
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  
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  
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

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遠使吊賻尤感憂念之深所喻粹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

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卽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謙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

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欲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冗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卽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真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

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

擢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停舟途次爲信宿之談使人候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快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四  
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煅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倫彥式

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



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

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爲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未又

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作何旣雖然故  
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爲將退  
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敢不拜  
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  
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  
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  
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  
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錄也必如古訓而學  
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

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  
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  
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  
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  
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  
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  
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  
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  
草草爲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荅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  
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  
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  
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  
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  
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

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  
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  
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  
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  
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  
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  
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  
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  
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

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  
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  
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二 癸未

此學慕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  
遑并心同志務履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  
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  
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  
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嗷嗷者之口斯誠不能無  
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  
附此言無倫次涓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 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  
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旣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  
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  
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  
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  
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

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  
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  
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  
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感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  
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  
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恠眩瞽變

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  
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  
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  
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  
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  
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  
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  
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  
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

三陽明先生全集  
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  
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  
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旣知  
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  
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  
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旣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  
手處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

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爲害亦不  
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  
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  
入於善則其規切砥礪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  
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旣不我德反以我爲仇  
者有矣徃徃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  
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徃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  
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已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爲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

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

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  
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  
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  
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  
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  
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  
不返將遂爲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  
肱爲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  
聽毋忽區區省親本聞部中已准覆但得 旨卽

當長遞山澤不久 朝廷日大賚則元靜推封亦  
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爲元靜決此大  
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  
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辯雪雅承道誼之  
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辯止謗  
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  
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



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

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

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况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

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踈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爲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爲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

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三 甲中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

也。照心亦動也。心旣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則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

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

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是亦不外是矣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

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  
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  
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  
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何未發  
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太公也常人皆  
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公也旣以屬心  
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  
寂太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

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  
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  
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  
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  
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  
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  
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

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

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其主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

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  
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  
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  
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  
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  
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  
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  
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

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  
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  
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  
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  
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  
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  
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  
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

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  
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  
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  
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  
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  
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  
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  
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  
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

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  
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  
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  
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  
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  
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  
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  
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



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常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卽罔然消沮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之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日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旣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  
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二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

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儒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  
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  
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  
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  
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  
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  
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  
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  
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

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  
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  
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免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  
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  
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  
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  
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  
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  
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

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  
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卽孟子所  
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卽常惺  
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是念頭提在  
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  
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  
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警醒而後提

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  
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卽  
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  
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  
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  
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卽是常提不放之功卽是必有事焉豈  
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  
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

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根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之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元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欠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

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文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斯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卽伊傅周召六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

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旣自清明白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學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學知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

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徂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就是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

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



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每與元靜論無非此意而元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瘡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瘡之喻誠已見其精切

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瘥之人瘥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瘥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瘥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

無篤切之志國用旣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徃徃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

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  
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  
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  
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  
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  
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  
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  
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

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  
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  
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  
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  
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  
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  
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  
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  
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

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斲人。

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坐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

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血氣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

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計。方爾痛心。而復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子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日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是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

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廣矣。荒憤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閒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白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

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在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辭意重復，卻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前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

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度常與細說不審閒中曾論及否喻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卽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人所云心心相持如死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

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爲誰氏便中寄知之

答周道通

甲申

吳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想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曾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

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草殊不細詳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愈益明白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日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

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是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  
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  
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  
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  
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有墮於  
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  
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  
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

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  
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  
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  
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  
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  
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  
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  
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

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

已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

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  
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  
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  
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  
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  
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  
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  
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

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  
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  
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  
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  
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  
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  
者却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

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  
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  
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  
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  
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  
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徃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  
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

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  
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  
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  
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  
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  
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  
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  
甫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  
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

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

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

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菴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  
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  
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  
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  
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爲已成  
已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

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  
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  
示格物說修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  
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爲說亦於鄙見  
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孔  
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  
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  
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蹶其足非任重致遠  
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爲辭說正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三陽明先生全集  
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爲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  
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徃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  
見未可據以爲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  
仍曾無間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  
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  
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却有可  
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

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  
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  
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  
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  
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  
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  
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  
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

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  
慎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  
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  
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  
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  
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旣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  
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

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  
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  
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  
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  
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  
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  
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  
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



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所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所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

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情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

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  
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  
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  
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  
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  
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  
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  
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

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  
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  
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  
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  
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  
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  
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  
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

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言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

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

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  
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  
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  
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  
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指出徒思而不學  
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  
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  
爲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  
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  
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事夫學者旣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  
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  
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  
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

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

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索隱行恠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遜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

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  
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止矣然如  
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  
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  
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  
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  
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

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  
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  
未是天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  
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  
以求自謙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  
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  
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  
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閒及之

答顧東橋

乙酉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墮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

機無恠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恠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

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  
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  
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  
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  
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  
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  
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不自察耳夫人必有  
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

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  
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  
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  
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  
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  
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  
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  
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論則知行之



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闡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

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

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歿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

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說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

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二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敬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歿壽

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歿壽不貳猶以歿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歿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歿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歿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

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剝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常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

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嗶嗶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

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

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  
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  
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  
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  
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  
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  
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  
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

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  
不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  
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  
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  
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  
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  
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  
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  
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  
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  
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  
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  
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  
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

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  
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  
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  
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  
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  
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  
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  
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  
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  
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  
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  
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  
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  
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  
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  
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  
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

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  
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  
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  
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  
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  
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  
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  
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  
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



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母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語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常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

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  
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  
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  
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  
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  
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  
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  
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  
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

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  
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  
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  
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  
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  
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  
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  
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  
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

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  
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  
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  
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  
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  
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  
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  
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  
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

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  
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  
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  
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爲  
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  
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  
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

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欲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

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

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

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

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

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

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繆爲是說以欺子貢者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



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  
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  
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  
溫故乃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  
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  
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  
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  
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  
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

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  
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  
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  
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  
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  
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  
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  
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  
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  
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  
贅矣至於明堂璧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  
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  
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璧雍之制始見於呂氏  
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  
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  
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

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  
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  
亂何邪豈非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  
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  
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  
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  
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  
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璧不璧泮  
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  
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  
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  
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  
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  
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  
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  
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

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  
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  
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爲不  
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  
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  
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  
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  
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

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

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  
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  
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  
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  
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  
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  
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  
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  
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  
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  
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  
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  
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

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  
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  
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  
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  
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  
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

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  
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  
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  
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  
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  
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  
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  
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  
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

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  
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  
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  
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  
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  
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  
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  
孔孟旣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  
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

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  
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强  
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  
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  
可名數旣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  
禽獸 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  
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於  
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  
學旣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

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  
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  
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  
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  
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  
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謔  
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  
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  
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

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  
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  
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  
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  
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  
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  
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  
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  
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十年矣相矜以



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

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

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已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克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

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况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却恐所謂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為手足之情受汗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問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

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襪歸而胸次帖帖然自  
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  
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  
分意思便是私矣

問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開常見二  
醫一姓韓一姓郭者以利相讓亦必錄之

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  
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

中亦未易得也



